

An illustration of a young boy with dark hair, wearing a white shirt and a red neckerchief, holding a spear with a red handle. He is standing in a forest with yellow foliage. The title '铁鹰' is written in large, stylized blue characters with white outlines, positioned in the lower center of the illustration.

铁鹰

戴文妍 著文

铁 鹰

戴文妍 著文 傅鹏志 插图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79年·哈尔滨

铁 鹰

戴文妍 著文 傅鹏志 插图

黑 龙 江 人 民 大 学 出 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14—5号)

佳木斯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28 印张3 字数60,000

1979年2月第1版 197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0

统一书号: 10093·195 定价: 0.22元

目 录

1.新的情况.....	(1)
2.和边防军叔叔 在一起.....	(8)
3.小狗石虎.....	(13)
4.可疑的人.....	(18)
5.疯狗来了.....	(25)
6.贼心不死.....	(31)
7.喜子 失踪了.....	(37)
8.应该怎么 处理.....	(46)
9.帮助春江.....	(56)
10.尾巴露出 来了.....	(66)
11.狗急跳 墙.....	(74)

新的情况

边疆的春天，脚步来得那么快，它把银光闪闪的积雪都化成了流水，流水哗啦啦地唱着歌，轻快地绕过田垄，流向四面八方。大地舒展开胳膊，袒露出黑油油的惹人喜爱的皮肤，它张开大口，尽情地喝着不断流来的春水。淅淅沥沥的春雨，洗去了盖在小草身上的枯黄的被子，于是，小草穿着嫩绿嫩绿的新衣裳钻出了地面。杨树也脱掉了身上的白斗篷，光秃秃的枝丫上爆出了一个又一个小骨朵，过了两天，小骨朵又变成了燕子尾巴，春风轻轻地抚摸着，燕子尾巴全张开了，象一张张乐呵呵的小嘴，发出沙沙的说话声。乌苏里江水已经不象原来那样一个冰块撞击着一个冰块地大发脾气了，它静静地流着，象一条银光闪闪的缎带。河岸旁、山坡上，正怒放着一簇簇映山红，胭红胭红的，象早晨东方的朝霞，这是边疆大地上最早的迎春花，北疆的春天来到了。

可是，春天的脚步已经慢了。不信，你到边疆畜牧场上看看，这里早已是春意盎然了：你看，矗立在你面前的这块宣传板吧：板报上的红旗颜色比六月里的卷莲花还要鲜艳呢。上面写着一份决心书，表达了边疆畜牧场全体贫下中农誓夺牧业大丰收的决心。下面还画着一面大鼓，一个人正甩开膀子在敲呢。最有意思的是一个画着一圈白边的紫红颜色的箭头，这个箭头的底下象一条歪歪扭扭的蚯蚓，上面才算得一根直射上去的带劲的箭头呢。上过学的孩子都能看得明白，这表示这几年来畜牧场春季牲畜成

活情况。你再看老张爷爷，额上的皱纹都散了，变成了眼角上笑咪咪的鱼尾纹了。那些雪白粉嫩的小猪羔子，一个个活蹦乱跳的，就象肉球一样在老张爷爷的脚边滚来滚去，滚得老张爷爷的心里都开花了。老爷爷摇着辘轳把往猪食槽里打水，连辘轳把都发出“吱扭、吱扭”的欢叫声。

旁边是一个大羊栏，雪白雪白的小羊羔就象刚刚从天上摘下来的云朵一样，茸呼呼的。小羊羔发出咩咩的叫声，它们的胆子可小啦，一有什么响动，就吓得直立起耳朵，站在那里不动了。一会儿，突然又撒开四蹄，到处乱跑乱跳去找它们的妈妈。有些红领巾们不喜欢它们，说它们都是“胆小鬼”。

那么整个畜牧场最能吸引人的是什么地方呢？要叫红领巾们说呀，就得数大马圈了。场里的大马圈在县上都挂了号。还经常有一些汽车拉着人来参观。马圈里可干净了。两边对摆着两条长长的马食槽，中间是一条扁担宽的小道，饲养员爷爷来回还要喂料呢。白天这些马都被赶到草甸子上去了，它们在那里喝小沟子里的水，吃着青草，一直到肚子撑得鼓鼓的了，骑着马的饲养员叔叔才把它们赶回来。圈外也夹起了木头障子。五月的太阳暖融融地照着，下完小马驹的母马有的正在用舌头舔着小马驹湿漉漉的毛，有的看着自己的小驹儿蹀着蹄子撒欢儿。多有意思啊！谁能想到小马驹儿竟然一降生就会蹦会跳，真是勇敢呢。今年的小马驹儿成活率最高，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发生过伤亡事故，饲养员叔叔、伯伯们对工作可真负责任哪。

下午两点来钟，大道上过来了七八个红领巾，老远就听见他们的尖嗓门儿，他们刚放学就背着书包直奔大马圈来了。

“要我説呀，这道应用题也不难编。”一贯自信的胖虎比比画画地说着。

“你顶会吹牛皮了！”嘴尖的冬梅可不管那一套，她怎么想就怎么说，当的一句过去了。

“谁吹牛皮了？谁吹牛皮了？”胖虎横着脖子、直冲冬梅来了，逗得大家都哈哈地笑了起来。

边花说：“你们俩一说话就顶牛。”

春江却朝着冬梅一撇嘴，说：“哼，小辣椒！”

“是，一咬还辣嘴呢。”铁鹰装出肯定的神气说。小伙伴们又快活地哄笑起来。

笑声传到了大马圈。张爷爷今天一早就到畜牧场来了，他走到圈门口一看：嗯，这是铁鹰领着几个红领巾来了。“啥事儿啊？看把你们乐的。”张爷爷捻着胡子笑咪咪地看着他们走过来。

张爷爷是边疆畜牧场的党支部书记。他可喜爱红领巾们了。总说：“哼！我老头子快不中用了，得教好他们，将来好接班呀！”

边花和冬梅象两只快乐的小山雀，已经飞过去了：“张爷爷，我们来了。”可是，小男孩们却忘了和张爷爷打招呼，他们的心一下就被小马驹儿给迷住了：“多带劲的小骏马呀！”红领巾们已有两三天没到这里来了，一看又增加了好几头小马驹儿。你看，这个银灰色的小驹子走路时蹄子还发颤呢。那个枣红色的小马驹儿也是新下的，它的头顶心上还有一块菱形的白斑，真威风。铁鹰和胖虎正骑在圈门的横栏上，铁鹰右手攥着一根柳条使劲一抽说：“胖虎，等我长大了，我要骑那匹枣红马到边防线上去巡逻。”

“那我骑那匹银灰色的。”胖虎咽了一口唾沫，急急忙忙地说。

张爷爷在旁边听了他们有趣的对话，便问：“小铁鹰啊，干啥来了？”

铁鹰从横栏上跨了下来，他把书包盖打开，从里面抽出了算

术书，一边翻着，一边说：“张爷爷，有一件事我们要请问你。”

“哦，什么事呀？”

“张爷爷，你看，这里有一道题，听我给你念念：根据你所在社队的实际生产数字，编一道应用题。我们不知道去年畜牧场有多少马？今年又下了多少？你能告诉我们吗？”张爷爷在旧社会没上过学堂，土改后上扫盲夜校才学会识字，他深知没有文化的苦楚，最支持孩子们学文化了。虽然对刚才说的那些算术词儿还听不大懂，可是要问这些数字，张爷爷的心里却是一清二楚的。

胖虎、春江手忙脚乱地拿出了铅笔和纸，边花和冬梅早就准备好了，她俩抵着嘴在咯咯地乐呢。

等张爷爷说完了数字，胖虎又沉不住气儿了，他刚要张口，铁鹰说：“胖虎，你别嚷嚷，让我想一想。”边花赞同地看看铁鹰，点了点头。春江咬着铅笔杆说：“真难哪。”

张爷爷是这么说的：场里原来有马621匹，今年又下了98匹小驹子。

胖虎再也沉不住气儿了，忙说：“我编完了，你们听：边疆畜牧场原来有马621匹，现在增加到98匹，现在边



疆畜牧场一共有马多少匹？”胖虎说着，急急忙忙地咽了一口唾沫。冬梅眨了眨眼睛，突然哈哈地笑了起来。铁鹰和边花也乐了。

“怎么，错了？”胖虎不满地问。

“怎么没错呢？原来已经有621匹了，现在增加到98匹，反而还少啦？”边花反问他。胖虎张着嘴，干瞪眼儿。边花说：“应该这么编：边疆畜牧场原来有马621匹，今年又增加了98匹，现在边疆畜牧场有马多少匹？”

铁鹰已经猜到小伙伴这里不明白：“胖虎，李老师讲课的时候，你准没听，老师反复讲增加了和增加到的区别，你怎么还弄错呢？”哎哟，胖虎这才有点通了，怎么能说增加到呢，上课的时候，胖虎确实没听老师讲这个问题，当时他在想自己的鱼钩子没放好，小狗会不会用嘴给叼出来。

“吹牛皮！吹牛皮！”冬梅一边刮着脸皮，一边拉着张爷爷的手要给他讲胖虎吹牛皮的故事。

“讲去呗。”胖虎心里在想，本来嘛，自己就是错了，他用手摸着自己的后脖颈，心想：以后上课思想再也不能溜号了。

春江也刚听明白，因为上课的时候他的思想也没集中。

红领巾们的这一场争论，可把张爷爷乐坏了：“弄明白了吗？都弄明白了吗？”张爷爷关切地问着。

“都明白了！”声音又脆又响亮。

“好，那好！”张爷爷满意地点了点头。

这时候不远处传来了一阵急促的马蹄声，大家回头一看，原来是场民兵排长阿山大伯到公社开会回来了。大伯的脸上满是灰尘，就象刚从扬场机的风口处钻出来一样。马还没有停蹄，大伯就从马背上跳下来，一手抓住缰绳，马就在原地转了个圈，从鼻

子里一个劲儿地往外喷气，还发出突突突的声响。

张爷爷迎了上去，接过缰绳问：“怎么样，有情况？”

“对，我把情况向你汇报一下，是否晚上开个大会？”

一听说有情况，红领巾们不再嘻笑了。边疆的孩子对于这些字眼儿都非常熟悉，他们只要一看到大人们严肃的神情，就知道有“情况”了。

阿山大伯一看红领巾们也在这里，就对张爷爷说：“公社党委在开会时还特别提到孩子们，要注意发挥他们的作用。”

“这好哇！”张爷爷看着红领巾们：“晚上你们也参加会议！”

红领巾们突然觉得自己都长高了一截，他们回想和模仿着平时大人们听到通知后的神态，互相看了一下，点点头就各自先回家去了。

铁鹰一边走一边轻轻地哼起了歌：“准备好了吗，时刻准备着……。”

铁鹰是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他长得很结实。妈妈说他象一头小牛犊，可是铁鹰爱动脑筋，他不象小牛犊那样，发起脾气来非要一条路子走到底不可。

转过一个弯儿，前面就是大队办公室，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出了阿山大伯的大嗓门：“喂，喂，喂。”铁鹰悄悄地走过去，他趴在窗台上听着，电话筒就象睡着了一样，里面连翁翁的声音都没有。

“大伯，是给边防哨挂电话吗？”

阿山大伯回头一看是铁鹰：“是啊，孩子。”

铁鹰明白了，大伯打电话一定是和新“情况”有关系。可是电话没挂通，“情况”送不到那怎么行。他不断地眨着眼睛，最后他决定了，于是他跑到屋里，站在大伯面前说：“大伯，把任务交给

我，让我去……”语气是很坚决的。

孩子这突如其来的要求，使阿山大伯都没想好用什么话来回答他。他看着铁鹰严肃的神情，笑着说：“不，我找人去。”

“我不行吗？在学校里最重要的任务老师都让我去！”

大伯微笑地看着铁鹰。

“大伯，不相信我吗？”铁鹰脸上露出自信的神情，他一下从身后伸出右手来，摊在阿山大伯面前说：“给你……”这是干什么呀？这一招在小伙伴们中间是最过硬的，你拍我一下，我再勾住你的小手指晃三下，就是说：这个事情一定要办到！比如说碰到再大的困难，嗯，假如，可能要牺牲，那也要去办到，这拍和勾就有这么大的魔力！就是嘛，铁鹰凡是和别人拍过勾的事情，他没有一件不办到的。

大伯哈哈地笑了起来，他看了看天，又看了看表，三点半多了，人们都下地抗旱去了，等他们回来再去送信儿就晚了。他转过头来，铁鹰还伸着手等着拍呢。

大伯把铁鹰的手拉过来说：“你能完成任务吗？”

“能！”铁鹰高兴地蹦了起来，他都忘了和大伯拍、勾的事了。

阿山大伯喜欢孩子们有这样的脾气，边疆地区的儿童，由于特殊的环境，从小就在培养着顽强、不怕一切困难的性格，让铁鹰去送信儿，他是放心的。

“好，我来考考你，你为什么要求去送信儿呢？”

“这个……”铁鹰眨着眼睛看了看大伯，心想：这我得想一想，要是说错了，大伯就该不让我去了。他鼓了鼓胖腮帮：为什么要求去送信儿呢？对，“我要做好事！”铁鹰就这么回答大伯了。这回大伯没乐，他拍着铁鹰的脑袋说：“铁鹰啊，是不是学习雷锋叔叔

了，不过，雷锋叔叔不但做好事，他还明白为什么要做好事，你弄明白了吗？”大伯一边说着，一边从抽屉里拿出纸来，把“情况”写上后交给铁鹰说：“去吧，路上要小心！不过，以后再那么回答，大伯的任务可就要交给别人啦。”

“是！”脆亮的余音还在屋里响着，铁鹰早就一溜风似的飞跑了。

边防哨离边疆畜牧场约有十来里路。沿途要走过一块平地，再爬一个坡，拐一个弯儿就可以看到边防哨的了望台了。这条路铁鹰最熟了，闭着眼睛都能走到。就在山坡的那一头有好多榆树，在一棵老榆树的下面还有一块大青石，站在大青石上就能攀住榆树枝，春天榆树枝上挂满了鲜嫩的榆树籽儿，小伙伴们都一把一把的摘了吃，放在嘴里甜丝丝的。嗯，再过去有一个瞎鼠洞，地上总有一堆一堆拱出来的黑土，你要顺着黑土往下扒，就会发现瞎鼠洞口。嗨，今天可没有闲功夫去想那些事，榆树籽儿、瞎鼠洞今天都不能吸引铁鹰，因为今天有重要的任务。

铁鹰把小手指塞进嘴里，打了一个响亮的口哨，不一会儿就有一条小狗擦着铁鹰的脚蹠了过来，这是铁鹰最亲密的伙伴：“走，石虎，执行任务去！”小狗石虎甩了甩尾巴，仰起头，“汪、汪”地叫了两声，表示它已经明白了，就先自向前跑去。

和边防军叔叔在一起

边防军叔叔住的院子里，收拾得干净利索，窗户擦得明净透亮。屋里摆着一盆正在开放的月季花，院子中央是个花坛，里面又

新增加了几种花：你看那些挂着的象小娃娃裙子似的叫灯笼花，它还放出紫红色的光，那是有一次边花到姥姥家去看到的。她缠住姥姥，一定要姥姥送给她一棵，边花心里早就想好了，把灯笼花送给边防军叔叔。边防军叔叔对红领巾们最好了，所以红领巾们都愿意把最心爱的东西送给叔叔们。还有玻璃脆、小菊花、扫帚梅……都是红领巾们给栽的。铁鹰和胖虎有一次移来了十多棵小松树，围着花坛栽了一圈。他们说：花是她们女孩子的，松树才是我们男孩子的，看看到底谁坚强。花和松树都长起来了，花坛显得更漂亮了。

离叔叔的住地近了，铁鹰显得更高兴了。虽然只有几天没见叔叔们的面，却好象有一大堆事情要和叔叔们讲：学习园地上需要一篇稿件，请哪个叔叔写呢；昨天打篮球，胖虎因为犯了规，把腿上的皮摔破了；大马圈里又多了六匹小马驹，有两匹都是银灰色的。嗯，还有什么呢？铁鹰想不起来了。不想了，一会儿叔叔什么都会问的。想起叔叔们，铁鹰又来劲儿了，谁能比得上叔叔们呢？铁鹰就最钦佩解放军叔叔了。他又开始回忆和叔叔们在一起的事情。当然罗，和铁鹰最好的是小高叔叔，小高叔叔是学校的校外辅导员。你都猜不出小高叔叔肚子里到底有多少故事。你要听小高叔叔讲故事，都会忘记吃饭。小高叔叔还答应给铁鹰五个子弹壳，多棒啊，都是尖嘴黄皮的，没准拿那玩意儿还能吓唬住特务呢。想到这里，铁鹰抿着嘴乐了。对！还有大长腿叔叔呢，你不知道大长腿叔叔的腿有多长，他跨一步就够你跨三步的，铁鹰把手伸直了还够不到大长腿叔叔的肩膀呢。大长腿叔叔一看到红领巾们总是笑咪咪的，可和霏了。可是，他一注视江对岸的时候，脸就变得冷冰冰的了。有一次大长腿叔叔带铁鹰到了望台上去。哎呀，他清清楚楚地看到江对岸一个歪戴着帽子的大

鼻子正在指挥一群士兵演习，这群士兵卧在地上，象一只只乌龟一样。他们把枪口都对着我方，枪口瞪着贼眼。当时大长腿叔叔问铁鹰：“铁鹰，害怕吗？”铁鹰的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回过头来，看着大长腿叔叔说：“你们不怕，我也不怕！”事情过去了，可是那贼眼一样的枪口却象刻在铁鹰的脑子里一样，总也忘不了。铁鹰又想起了李排长，李排长可好了，他最关心孩子们的学习。春江学习成绩不好，冬梅就看不起他，后来李排长知道了就找孩子们谈心。他说春江不是学不会，你们应该帮助他把精力放在学习上，他就能会了。多奇怪呀，你心里想什么，李排长一看就知道了。

突然小狗石虎汪、汪地叫了起来。铁鹰往前一看，原来边防哨卡就要到了。于是铁鹰又加快了脚步。

边防站叔叔们正在屋子里开会，李排长正在讲话。为了不打扰叔叔们开会，铁鹰决定暂时在外面等一会儿，于是，他就在门口的台阶上坐了下来。

铁鹰从那半开的门往里看，正好瞧见李排长，李排长的神情和往常不一样。叔叔们也都紧闭着嘴，在认真地听。铁鹰又往门前凑了凑，他也想听听。

李排长继续说：“社会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他们在沿我国边境地带早就陈兵百万，最近一个时期又不断增调兵力，布署了最新式的武器，什么飞机、坦克、火箭、导弹、……而且他们千方百计地寻找机会，利用种种鄙卑手段对我国进行破坏，捣乱。我们这一带牧场很多，特别是边疆畜牧场，担负着选送军马的任务，眼下正是春季分娩期，他们针对我们这一地区，最近又要了不少新花招……”。李排长的每一句话，铁鹰当然不能都听明白，可是他却在琢磨着这些话的大概意思。这似乎和学校搞的展

览会能够联得起来。上个星期学校搞了一个调查展览，题目是：边疆畜牧场为建设社会主义作了哪些贡献。铁鹰就是调查军马这项的，这里的军马边疆—26运到南方的部队去。解放军叔叔伸出大拇指一个劲的夸奖：这些军马不但速度快而且还特别机灵。那么，一定是要破坏我们养军马呀！想到这里，铁鹰自信地点了点头。这时候已经散会了。铁鹰高兴地站起来一个箭步跑了进去：

“报告！”李排长扭过头来一看是铁鹰。叔叔们也都围过来了。

“咦，怎么象从天上掉下来的一样啊？”

“铁鹰，执行任务来了？”

铁鹰从兜里掏出纸条说：“报告李排长，通讯员铁鹰……”说到这里他抬头看了看小高叔叔，小高叔叔马上接着说：“铁鹰完成任务了。”说得叔叔们都乐了起来。

叔叔们留铁鹰在这里吃饭，然后和准备到边疆畜牧场去的同志一起走。

这段时间是铁鹰最高兴的时候。他带着小石虎坐在小高叔叔的旁边，看他擦枪。铁鹰不时地用手摸着衣兜，你知道吗？现在兜里就已经有三粒尖嘴黄皮的子弹壳了。那是刚才小高叔叔给他的。真神秘，说不定这子弹壳还能打出火来呢。

一会儿铁鹰又去找大长腿叔叔。大长腿叔叔就在屋后的一片小林子前面。嗯，叔叔在那儿干什么呢？铁鹰蹑手蹑脚地从后面绕过去，好吓叔叔一跳。轻点，再轻点，刚要往上扑，铁鹰突然愣住了，他看到在叔叔前面的地上躺着两条狗。一条已经死了，肚子瘪瘪的，好象扔在那里的一条破口袋；另一条没有死，四条腿都被绑起来了。小石虎一见那两条狗，就竖起耳朵来，瞪着眼睛在原地站住不动了。它伸着脖子，使劲地汪、汪叫着。铁鹰一听叫声，立即跑回来，搂住石虎的脖子，附在它的耳朵上轻声说：“别叫，

别害怕呀，那是两条坏狗！”石虎好象听懂了似的，它伸出舌头不住地舔着铁鹰的手。铁鹰又走过去，看见那条被绑起来的狗两只眼睛血红，眼珠子还贼溜溜地乱转，舌头耷拉在外边，足有鞋底那么长，便问：“叔叔，这狗怎么啦？”

“这是疯狗，它见人咬人，见牲口咬牲口，咬过的人和牲口也要疯的。”

铁鹰惊愕地瞧着那条浑身乱颤的疯狗，迅速地扭过头来找他的小石虎。石虎正在大长腿叔叔旁边蹲着呢。他又问：“叔叔，疯狗是从那里来的？”

“江对岸放过来的。”

“他们为什么放疯狗啊？”

“他们要搞破坏！趁我们不注意，想把疯狗放过来，好咬死咬疯我们的牲口。”



太气人了，这些家伙太坏了。铁鹰想起“心不死”这个词儿来了：“对，他们就是心不死。”

“叔叔，你可得看好哇，别让它跑到我们畜牧场去。”铁鹰指着那红眼疯狗说。

“铁鹰，要是它们从那边再放过来疯狗呢？”

是啊，叔叔一个人

怎么看得过来呢！铁鹰明白了，应该赶快回去把这个情况告诉张爷爷，向张爷爷要任务去。

小 狗 石 虎

下午，小狗石虎到前趟街找小黑和喜子斗架玩去了。喜子最不敢，那该怨它的小主人春江。春江就知道打扮它，可是不勇敢的狗有什么用啊。你看石虎已经把它咬得两次翻过身来倒在地上了。喜子当然不服气罗，它冲着石虎汪汪乱叫，意思是说：我不服你，我还要和你再咬一架。石虎才不怕呢，可是今天它咬架的兴趣已经没了。石虎往西边瞧了瞧，太阳快要接到山尖了，小主人应该放学了。于是石虎也汪汪咬了几声，意思是告诉喜子说：“不服气吗？明天再来吧，我还要把你咬得翻过身倒在地上。今天的这场战斗就这样结束了。”

石虎回到家里，院子里并没有动静，小主人还没有回来。于是石虎就到仓房旁边的石头背后找阴凉地儿趴下了。它稍稍闭了闭眼睛，又睁开了，听听没有什么动静，又闭上了眼睛。突然它听见有沙沙沙的脚步声朝这边传来，它立即竖起了耳朵。沙沙声要进院子了，不对！这不是小主人的脚步声，它机警地从石头后面猛蹿出来，汪、汪地叫着朝来人扑了过去。

来的是胖虎和春江。胖虎手上拎着小褂，身上穿着白背心，满脸汗水。春江穿着一件海军衫，手里还抱着两块象书桌面大小的胶合板。他俩是来找铁鹰的。

胖虎一看迎面扑过来的石虎，赶紧把手指塞进嘴里，打了个